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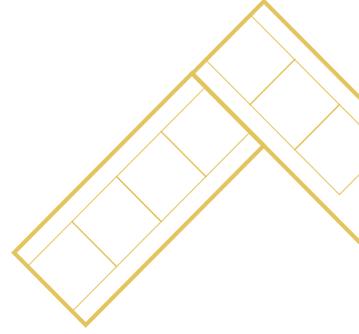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和妳靠近

包粽子時，我想起男友媽媽。其實我在備食材時就按算好了，其中一捆粽要給他媽媽。我的愛，轉化成媽媽身體裡的熱量，抽象的卡路里再囤積成活生生的肥肉，扎扎实實地掛在媽媽的腰間，這樣她即便想甩掉我，也不會容易了。

如此狂想，我的肉粽似乎有些不懷好意——我只是愛開玩笑，我是真心想討好媽媽，讓媽媽試試我的手藝。我愛男友，我也會愛他媽媽，把他的媽媽當成自己的媽媽一樣關心。

男友始終沒向家裡出櫃，於是我被隱藏起來，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是沒有名份的人。他媽媽不知曉我的存在，她在明，我在暗；她不知道我，我卻知道她。當然，我也不曾有過機會可以和她真實地說過話。

可是，我對媽媽不算陌生。男友每回講電話都會開擴音，並且音量很大聲，本該是他們母子私密的對話，就這麼張揚開來，讓我也得以參與。在朋友圈裡有口皆碑的「暖男」溫暖體貼的男友，唯獨跟他媽媽講電話時，口氣會變得非常差，好啦、不知道啦、不要吵我啦……。我第一次聽到時，非常地意外，但仔細想



想，這種的「口氣很差的說話方式」也許是一種親暱的表現，是一種撒嬌。兒子對媽媽講話，才敢這樣沒大沒小。

我記得媽媽有一次打電話來，談到母親節禮物，說看中一台按摩椅，要價十萬塊，意思叫兒子買給她。我男友當然立刻就表示沒錢，叫他媽媽要買用自己的錢去買。可是一通電話輾轉講到最後，居然就從「沒錢」，變成「再看看」，到最後掛電話時，男友已經答應買給他媽媽了！我對於母子間的互動感到詫異，男友對他媽講話口氣看似雖差，但其實是百依百順地應付她所有要求。

我本來還想著，等男友掛電話後，要好好地說說他，叫他對媽媽說話口氣要好一點；但我一聽到他答應要花十萬塊買按摩椅，換我開始生悶氣了。十萬塊不是小錢哪！我左拐右繞地探問：「你真的要買十萬塊的按摩椅？」又問：「要不要叫你弟也幫忙出一點？」又說：「十萬塊買母親節禮物真的太誇張了。你不能這樣！媽媽要什麼，你就給她什麼。她這樣是情緒勒索啊！」總之我非常的心疼那十萬塊。但我是隱形人，隱形人是不能說話的，我在旁邊張牙舞爪、舉大字報、做盡各種阻止的表情

與手勢，仍然無法介入他們母子的對話，改變任何現實，我眼睜睜無法阻止那十萬塊從我面前飛走。那一刻，我也忽然同理了許多世間媳婦和婆婆之間的暗地角力。

多年來，我「有耳沒嘴」，靜靜聽著他們母子聊天，沒有我插嘴的餘地。我一邊把媽媽的每一句話放進自己心裡，仔細地在心頭過一過，試圖釐清她的思維邏輯、抓取她的偏愛喜好。

我暗中作著功課，因為我相信總有一天，我會真實地、正式地被帶到她面前、介紹給她認識。屆時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我早已摸出她的喜好、也知道她的雷點，我會避開那些可能觸怒她的話題與想法，我可以一秒博取她的歡心，在她心中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。我愛我男友，我也會愛他媽媽。

除了偶爾的索求讓我厭煩之外，我其實非常敬佩媽媽。男友的爸爸過世很早，媽媽中間有過其他依靠，但沒有正式登記結婚，僅是同居關係，媽媽與那位繼父又生了一個妹妹。可憐的媽媽，恐怕是掌紋裡的姻緣線比較淡，沒多久那個男人丟下女兒又跑了，從此失聯，於是媽媽又獨力扶養所有的小孩，再也不相信婚姻。媽媽向來獨立，而且很有承擔。

我認識男友沒幾年，媽媽正準備退休。但就在此時，媽媽的公司忽然解散，一群員工一夕失去工作，在群龍無首、一片混亂之際，媽媽居然出頭了，她擔下一切，成立一家小公司，讓失業的姊妹們又獲得安居樂業的生活。媽媽晚年創業，莫名其妙變成老闆這件事，始終讓我嘖嘖稱奇。我沒有媽媽的大膽，她果然還是比我強，我默默敬畏起婆婆。

每次過年過節，我就在餐廳附近的星巴克，一個人喝咖啡，等男友與家人吃團圓飯。我有時候也會覺得孤單，好希望也能夠和男友回去，跟他們一起圍爐。我有些同志朋友，過年過節都會帶另一半回家，謊稱是好友、工作伙伴，就這麼混入彼此的家宴裡。我向男友提議過，但他否決了我的渴望。他太膽小不敢這麼做，我想他是非常在意媽媽的感受，我也只能尊重他。讓我當了一年又一年的孤魂，在過年過節的街上飄盪，任風吹走，無法有歸屬。

沒辦法接近媽媽的我，最後找出一個隱密的途徑。每當男友過年過節要回家，我便自發性地為他準備各色禮物，從迪化街的烏魚子、名店的糕餅、最流行的養生能量食物……我讓自己的魂魄躲藏在禮盒裡，讓媽媽打開禮盒時，我就像阿拉丁神燈一樣噴出藍煙飄出來，充滿著她所在的空間。烏魚子不再只是烏魚子，烏魚子是我，我的臉浮現在烏魚子的表面，對著媽媽微笑。

我開始學料理之後，我故計重施，逼迫男友把一大包一大包我做好的東坡肉、砂鍋獅子頭、蓮子銀耳羹帶回去給他媽媽吃，讓我用「貢獻一道菜」的方式，參與他們的家宴。我不在那裡，但我的菜在那裡，我的愛，變成全家人的熱量，於是我進入他們的身體裡，與他們變成一家人。

我包粽子時，每一顆粽子都像我活跳跳的心臟，準備要讓男友帶回去。男友嘴裡嚷著：「這樣很奇怪欸，我媽到時候問粽子哪來的？我要怎麼回答？」我罵道：「你笨啊！你就說是網路團購的，名店肉粽！你媽不會起疑啦！」聽話的男友，最後順從地

按照我的指示，把那捆粽子帶回去。

過了幾日，媽媽打電話來。我在旁邊打手勢，要男友問媽媽，那串粽子好吃嗎？男友接到命令，彎彎拐拐把話題繞到肉粽上，媽媽哀嚎：「肉粽有夠難吃！下次拜託不要再買了！」我一聽，表情瞬間垮了。男友彷彿自覺犯了什麼大錯，心驚肉跳地草草結束電話。

婆婆真的很難伺候，我心裡埋怨著。男友巴結地蹭到我身邊，像隻可愛的小狗一樣磨磨蹭蹭，向我賠不是：「我媽媽就笨嘴，她吃不出來好東西啦……」我翻白眼，不理會他，說：「算了啦，我明年不包了。」有時候也會想，幸好我不用跟他媽媽見面，看來我們是不對盤的兩人。以後認識了，搞不好「婆媳問題」會很嚴重。

在茫茫眾生中，能夠成為一家人，也許真的有它冥冥的緣份。住在不同縣市的我們和男友媽媽，居然在臺北火車站的後商圈相遇了。

——有個女聲，熱切地喊著男友名字。

「媽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男友驚嚇過度。

「我來買東西啊！」媽媽提著兩袋化妝品的原料。

她似乎很好奇我是誰，目光小心地打量著站在男友身後的我。事情就是這麼突然，我和媽媽的初相遇，兩人客氣地對彼此點頭。

個性憨厚的男友，在需要緊急應變時，都會顯得不知所措。也許就是這樣的個性，所以他的命中註定有一個精明的媽媽，還有一個強勢的男友。男友訥訥站著，看著他媽媽，又回頭看著我。

我和他媽媽顯得都是急性子，實在看不下去，我們幾乎不約而同開口說話：「你朋友喔？」她說。「要不要帶阿姨去喝咖啡？」我說。

阿姨剛採購完，提著重物，臉上既是笑，又是流汗。我靜靜看著她，我苦心準備這麼多年，想不到「這一刻」居然意外地天從而降，我措手不及，我像是要面試一份重要的工作，不知道會不會過關？不知道她會不會喜歡我？

說好一起去附近的咖啡館歇腿，聊一聊。我見到媽媽手上還提著重物，我雙手伸過去，說要幫她提。她一面不好意思，一面說謝謝。我的手，碰到她的手。我的心忽然觸動了一下。

男友跟媽媽走在前面，我跟隨在他們的身後。

我聽到他媽媽說：

「你這個朋友好好喔……」

我覺得我的頭頂，就像電玩一樣，忽然出現了一個浮標，上面跳了一顆愛心，標著：「好感度+10分！」

我想和你靠近。但願，我會成功。

馮國瑄



個人簡介

西螺人，現居臺北大稻埕，現為文案。得過臺北文學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，出版散文集《黑霧微光》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男友，謝謝男友媽媽。謝謝評審。

一般看到的有關同志議題的文章，多半著墨在同志愛情的困境和彼此對待的情感糾葛上，但這篇〈我想和你靠近〉從另類觀點插入，他寫愛屋及烏，希望得到伴侶母親認可的熱切心情。

作者由偷聽伴侶與母親的擴音通話內容去探求對方母親的愛憎，由爭寵到逐漸感受的敬佩，再到付諸行動的具體送禮、用悉心料理的食物爭取對方口腹之慾，頻頻遞送溫暖，最後雖因料理不佳，看似行動失敗，卻顯示滿滿誠意。直到無意中邂逅，事件才算暫時落幕，只留下「但願，我會成功」的祈使句。全文幽默風趣，在哀鴻一片的徵文中，算是獨樹一幟。



AWARD
LITERATURE